

不能走那条路

李准 著



文学小丛书

不能走那条路

李准 著

89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3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1227 字数 46,000 开本 787×1092 1/50 印张 2 7/25 插页 2

195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20,000 册

定价(2) 0.18 元

前 言

这个短篇小说集共收六个短篇。其中“不能走那条路”、“白杨树”和“陈桥渡口”三篇反映了我国农村合作化初期，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剧烈斗争的情况。另外“孟广泰老头”、“雨”和“林业委员”都是描写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的。

“不能走那条路”描写在土改后翻身的新中农宋老定，还是一付老脑子，认为“地是根本”，买地是发家之道，看看做投机生意的张拴负了债，就想去买他的地。作者一步步地写出宋老定在他的儿子共产党员东山的诱导和耐心帮助之下，反复作着自我思想斗争，和思想转变的过程。作者极为巧妙地为书中主人公安排几个场合，使他的思想斗争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一个紧似一个，终于矛盾获得解决，写来极为自然和生动。

“白杨树”描写老农董守贵在土改后日子过好

了，生怕加入互助組会吃亏，而且他深信“各人种各人地是几千年老規矩”，所以宁死也不愿加入互助組。他的儿子共产党员进明則坚决要加入互助組。在这个关头上，作者以“分家”——家庭关系的破裂，来表現这两种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对于这个固执的老农，作者則以鉄的事实：互助組的增产 来糾正他的偏見，再加上进明领导的互助組对他采取帮助、爭取的态度，使董守貴老汉認識錯誤，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短篇虽然也是以父子两代来代表旧势力与新势力之間的斗争，但在这里斗争更向前深入发展一步：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不仅要同自发的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而且要和传统的习惯势力作斗争。

“陈桥渡口”的主人公刘二喜是合作社副社长。他不重視社里的生产，却想做投机生意替合作社“賺錢”。他的做法受到共产党员金岭的坚决反对而失敗。刘二喜过去是生意人出身，解放后仍然保存资产階級不劳而获的思想。因此，作者毫不留情地让他坚持原則的金岭面前碰一鼻子灰；最后，让他背着象征资本主义思想的一大捆扫

帶，狼狽而去。

“孟廣泰老头”里面的孟廣泰，是一个愛社如家的老头，当他发现自已的儿子天祥偷了社里的一袋牲口料以后，鉄面无私地反对大家选天祥做模范，并且說服天祥在社員大会上承認自己的錯誤。孟廣泰的行为不仅教育了广大的群众，而且感动了他的妻子将从社里偷来的东西全部交了出來。这篇小說虽然也涉及資本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斗争，但重心却是放在正面人物孟廣泰的刻画上。作者用孟廣泰的妻子和儿子的損社肥己的思想，衬托出孟廣泰老头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質。

“雨”里面喂牲口的張存厚老头，为了使合作社的外出拉煤的牲口和两个社員在大雨中能够安然返家，他帶病在黑夜中冒雨去接应他們。小說一开头就描写張存厚为了天色轉阴而坐立不安、食不下咽的焦急情景。随着风紧云涌，張存厚的心情也愈加紧张。特别是張存厚想象着拉煤的牲口和两个社員在大雨中的艰难处境而心急如焚的那一段描写，完全表现出在新社会里，个人与集体

息息相关的关系。

“林业委员”写青年社员林秀山热烈响应上级号召，发挥了敢想敢做的精神，在沙地上造林。他既美化了庄园，又为合作社开辟了新的富源，成为全区学习的榜样。作者笔下的这个社会主义新人不仅有改造大自然的气魄，献身于工作的精神，而且具有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理想。从林秀山的身上，我们可以预见新中国充满希望的将来。

作者李准1928年生于河南省洛阳县的一个农村。因为家里贫寒，在初中一年级肄业后即辍学。1949年洛阳解放后，他在一个经济机关工作。后来曾任干部文化学校的语文教师。1952年开始发表一些反映农民生活的小故事，很受当地农民欢迎。以后写短篇小说。本书所收各篇写于1953—1954年间。近年来作者还写有中篇小说“冰化雪消”（1956）和短篇小说集“芦花放白的时候”（1957）。

編 者

目 次

不能走那条路..... 1

白楊树.....24

孟广泰老头.....58

雨.....74

林业委员.....80

陈桥渡口.....93

不能走那条路

一

这几天，人人都在談論着張拴卖地的事情了。

俗話不俗，“要得穷，翻毛虫”。張拴本来日子倒也能过，四口人种着十几亩地，要是不胡搗騰牲口，地种好，粮食也足够吃。可是他这个人偏偏好掂根鞭杆轉牛繩，今年春天把一头紅牡牛换了个小叫驢，回来做不成活，沒喂够十天又卖了。算下来賠了二十多万，想再买个牛犢，也买不住。这时乡干部对他說：“張拴你不要胡翻吧！‘翻拙弄巧，袍子搗个大夹袄’。”可是他就不服气，向他妻妹夫借了一百万元，一下子到周家口赶回来两条老口牛。到家偏偏碰上麦前霜灾，牛卖不上价。借草借料喂到犁旱地时候，好容易才算推出手，算下来一个驢价賠得干干净净，又欠下他妻妹夫几十

万元的賬。

“踢下窟窿背上賬，象黃香膏藥貼在身上。”張拴是个小农户，經不起这波折，黑夜白天怎样打算，也过不去这一脚。他妻妹夫还見天来要賬，連襟亲戚，惹得臉青臉紅，他也不想再說軟話，就心一橫：“卖地！卖‘一杆旗’，揀好地卖，看有人要沒有！”

这“一杆旗”本是村子里头一份好地，形状象个三角旗子，紧靠着流水壕。一年两茬起，誰見誰眼紅，是村里有名的“粮食囤”。張拴咬住牙卖这块地，一来是好卖；二来是他算着这二亩地能卖一百多万，剩几个錢再去撈一家伙。因为种地他既种不好，同时他也觉着种地老不解渴。

一提起張拴卖地，村里人都估摸起来了。有人猜这家，有人猜那家，誰也不能肯定。因为有几家解放后是活潑点，可人家也不一定买地。有两家中农虽然能买得起，但也常常說自己穷，打量他們也不敢动这大本头。最后算是猜到宋老定身上。都知道他这二年翻过来啦，二儿子东林又是个木匠，每月汇回来几十万。老定又早就吵着要置几

亩业，可是还有人不相信，因为他大儿子东山是个共产党员。

二

“人眼是秤”，这句话一点也没错说。宋老定今年一连接住东林八封挂号信，一封一封里都有钱。这算把他愁住了，他一輩子沒穿过一双洋袜子，可是也舍不得买，他只是把这些钱攢着又攢着。东山今年春天买豆餅，向他要过一次钱，他没给，又一次是互助组里预备合主在下凹地打一眼井，东山又向他要钱，他说：“这几个钱我有用处，到以后你就知道了。”东山是个硬汉子，他不想到爹手里掏这几个钱。不过最近，他才看透他爹原来是想买地。

宋老定一听说张拴要卖“一杆旗”地，就象他先前娶媳妇时花轿到门口那一会一样，心里又急又高兴，可又没法出去对人说。这几天他东跑西跑地打听，吃清早饭时就一本正经地把东山叫到屋子里，兴致勃勃地说：“张拴卖地那事情这几天

咋說哩？”东山简单地答了一句：“人家不准备卖。”

老定半天沒吭声，东山端着飯碗出去了。

夜里，东山回来得很晚，見他爹噙着烟袋，不住气地吸。他媽在一边打盹。

老定看見他回来，就問：“区里有人找你，見他沒有？”

“見他了。”东山說罢很想再說些話，可是他沒想好應該咋說。老定是專門等着他要商量买地的事。他想着东山有个別脾气，年輕人得慢慢順說。

屋子里靜得象沒一个人。还是老定先开口，他磨磨蹭蹭地說：“我今天見王老三，他說張拴賭咒要卖这块地。‘一杆旗’这块地我摸底，那是黑氣土。只要雨水一灌，比上大粪还来劲。”他停了一下使劲地又吸了口烟說：“土地改革时分給張拴，我就想着咋沒分給咱。不过咱是干部，当然不能跟他爭这块地。現在要是他卖，咱可不能錯過这机会！”他說着盯着东山的臉，又說：“做庄稼人啥貴重，还不是得有几亩土！”东山知道他要說这些話，正預备回答，老定又叹了口气說：“我要錢弄啥？还不是給你弟兄們打算，我能跟你們一輩

子？”东山笑着说：“張拴那地不卖了，你别听王老三瞎扯。”

“他不卖！”老定笑了笑，“恐怕他那一屁股賬没人給他还！”“他沒有多少賬。”东山接着振了振精神說起来，“今后晌我和他商量的。卖地不是办法。張拴又不是有三十亩五十亩，就那十几亩地，卖了咋办？咱和張拴家从前都是貧农，他現在遇住困难，咱要帮助他。咱咋能买他这地！”老头听得不耐煩，他风言风語听別人說过：“东山是党员，他不会买地放賬。”他想着大概儿子是因为这不敢买，就气冲冲地說：“咱咋不能买？就別人能买！买地卖地是周瑜打黄盖，一家愿打，一家愿挨，两情两愿，又不是凭党员訛他的，有啥不能买！”东山猛不防他爹会說这样話，自己一急就說：“爹！話不是这样說的！張拴卖地是不錯，可是他不卖地也行，只不过需要借几十万块钱，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我已經答应借給他五十万块钱……。”老定沒等他說完就問：

“你啥时候承当他？”他翻着两只帶血絲的眼。

“今后晌承当他。”

东山話還沒落地，老定忽地一聲站起來了。臉憋的通紅，脖子筋起得大高，他象發瘋一樣喊着：“這是東林掙的錢，不是你掙的。你借！你借！你咋沒有把我借給他，你咋沒有把你媽借給他！”

老头气得衣裳一披出去了。东山娘也被惊醒了。她埋怨着說：“你妹子有喜事啦，我問他要過几百回錢，想買點東西，他都不給，就想着買地。你还和他爭個啥！”

三

父子倆鬧這一場氣不要緊，可慌壞了東山媳婦秀蘭。她先跑到麥場上解勸公公，叫他回去。老头冷冷地說：“我不回去，我想坐一會！”接着他又緩緩地交代說：“不用扯旗放炮的，不要弄得誰也知道了。”

秀蘭急忙回到家里，東山正躺在床上出長氣。

“生氣了，是不是？”她微笑着坐到床沿上。

“我也沒啥氣可生！”東山故意裝出平和的樣子。秀蘭却故意逗着他說：“你还不知道咱爹那心

事，他早都把算盘打好了。他給老二买地就叫他买，你管他做啥哩！”东山一听秀兰說这話，就猛地坐起来說：“你怎么也說这話！現在不是說咱买或者別家买，問題是不能看着張拴把地都卖了，——他以后怎么过！遇住这种事就得想办法解决。共产党员不是挂个牌子呀！”接着他又緩緩地說：“我自己知道我沒尽到責任。麦前我由張拴地边过，看見他地里麦长得象燒香一样，我就覺得难受。都是貧农，明知道他种庄稼沒习惯，也沒有去帮助他。赶集人每逢由他地边过，說：‘看这块地的麦，賠不了籽种！’我臉上就象被打了一下一样。象你說的我只管自己就好了。亏你是个青年团员！”

这倒引起秀兰的話来了。秀兰說：“我問你，你在我跟前耍枪哩，在咱爹跟前你咋不說哩！你既然能說这些，为啥不在咱爹跟前說？”东山勉强的笑着說：“我沒說完他就走了，我有啥办法！”秀兰故意繃着臉說：“我也得批評批評你。平时你見他連句話也不說，亲父子爷們沒有坐到一块說过話。你飯一端，上街了。衣裳一披，上乡政府了。你当你的党员，他当他的农民，遇住事你叫他照你

的話办，他当然和你吵架！”东山笑着说：“你倒給我上起課来了。”不过他心里可挺服气。秀兰正准备說下去，忽然院子里响着老定“扑蹋”“扑蹋”的脚步声，东山急忙摆了摆手，秀兰住了口。老头到屋里后，东山靜听着上房的动静。沒听清楚他娘說了句什么，老头接着拉长嗓子說：“他借錢他就借，只要他有錢！哪怕他借給人家万貫江山哩！”秀兰推了推东山，吃吃地笑着說：“这是叫你听哩！”

四

太阳剛露出鮮紅的臉，村子里的早晨是冷清清的，田野里傳來隱隱的吆牛声。

宋老定沒有上地。他整整一夜沒睡好覺，翻过来，翻过去，老是想著买地这一件事。天明一起身，他就去到王老三家里。

王老三解放前給地主当过賬房，过去在村里跑来跑去，也算是个“事中人”。这几年村里人沒多理他，不过他却挺会巴結人，見了干部就想尽方

法說說進步話。過去看見宋老定，眼角就沒掃過他；現在他看見村里群眾挺擁護東山，見了老定就格外親熱起來。宋老定想买地這件事和他商量過，他就跑得象梭子一樣。

老定剛跨進他家大門，他就迎上來說：“咦！老哥，我昨天就預備去找你，張拴那事有門路了。”

“聽說他不想賣了？”老定慢吞吞地問。

“湊兩天也不要緊，反正有我哩。他想借幾個錢，不賣地，我說：‘你不慫吧，該賣就得賣，不受那洋症，借錢還是得還賬呀！’他心里又有点活了，你放心！”他接着又附在老定的耳朵上說：“保險能買到你手里。這地便宜着哩，明年一季麥就把你一半本撈回來了。”老定討厭王老三擠眉弄眼地說話，他說：“他真不賣咱也不強買。”王老三這時却拍了一下他的肩頭說：“老哥，這機會不多，可不能錯過！咳，你呀，現在有二十來畝地，再買個十幾畝，能養住個長工，就雇個長工。”接着他皮笑肉不笑地說：“出一輩子力啦，該歇歇了。”老定听他說着，搭拉着頭半天沒吭聲，他腦子里嗡嗡直響。他在想着：“我真的要雇長工嗎？我是扛了十八年長